

# A Case Study of Classroom Conflict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search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Xia Li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wave of “Chinese fever” and “going out” in Chinese culture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and more Chinese teachers go abroad to teach Chinese,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and more foreign students study Chinese in China. The classroom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first scen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section and colli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is classroom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various types of conflicts, some of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teaching, while others further promote intercultural tolerance and understanding. Combined with many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experience, the author selects typical conflict cases in the classroom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alyzes its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search, and analyzes its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search and explores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 Keywords

cultural studie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lassroom conflict; teaching strategies

##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汉语国际教育课堂冲突案例分析及应对策略

李侠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62

## 摘要

随着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汉语热”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浪潮,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走出国门教授汉语;同时,在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也日益增多。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第一现场”。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课堂交汇和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有些阻碍了教学的进行,有些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间的包容和理解。笔者结合多年教学实践经验,选取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的典型冲突案例,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分析其成因,并探索相应的教学策略。

##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 课堂冲突; 教学策略

## 1 关于“冲突”与“课堂冲突”的界定

冲突理论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于西方社会学领域,关于“冲突”的界定,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冲突是对价值观、信仰以及对权力、地位、资源分配而引起的斗争。在斗争中一方企图中和或消除另一方。”(2)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认为:“冲突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或群体相互对立的互动形式。以冲突双方企图压制对方为目的,并伴有直接接触或情感、态度上的对立。”<sup>[1]</sup>(3)美国社会学家特纳认为:“冲突是一种直接的、公开的以遏制对手并实现自己目的的互动。”<sup>[2]</sup>海外学界关

于“冲突”的界定被中国学者广泛接受,综合来看,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冲突是人类社会互动的形式,是个人或群体间因价值观、利益、目标、需求等不一致时发生的竞争或对抗行为。

关于“课堂冲突”的界定目前在学界并不充分,王彦明将课堂冲突分为两类:一类为教师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而采取的教学策略,一类为人际关系或班级管理方面的矛盾与分歧。<sup>[1]</sup>本文所要分析的汉语国际教育课堂冲突,主要指第二类冲突,即中国教师与其他国家汉语学习者之间,或不同国家的汉语学习者之间由于意识

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不同而引发的课堂冲突。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又将此类冲突细分为三种:(1)外派汉语教师与所在国汉语学习者的课堂冲突。(2)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在华留学生间的课堂冲突。(3)中国高校对外汉语教师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在华留学生之间的交叉课堂冲突。在这三种冲突中,第一种主要发生在海外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第二、第三种主要发生在中国高校对外汉语课堂中。

笔者曾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四年,从事汉语精读和汉语口语教学工作;现就职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从事汉语精读教学工作。在长达六年的汉语国际教育实践中,笔者对上述三种冲突都有亲身体会,现选取其中三则典型案例,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和分析,并探讨相应的教学策略。

## 2 汉语国际教育课堂冲突案例分析

### 案例一:时间意识和时间感知

笔者到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执教的第一年,被安排的课程时间是周一至周四每日早晨9点至10点50分,两课时连上,中间休息10分钟。刚拿到课表时,即将离任的中国同事便开玩笑说,一定要像管理中国小学生那样严肃上课纪律,否则教学计划是无望完成的。笔者起初不以为然,认为作为全塞最高学府,学生应该有起码的时间观念,没想到开学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9点30分过后才睡眼朦胧走进教室的学生,遇到下雨或者阴天,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经过三令五申,制定严格的考勤扣分制度后,情况才逐渐改观。起初笔者认为这是学生欺生,不重视汉语学习等原因造成的,后来经多方接触和了解,才发现塞尔维亚人的时间观念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延期毕业一般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而在塞尔维亚,虽然大学学制是四年,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延期5至6年才毕业,在笔者认识的朋友中,8到9年才毕业的大有人在;即使是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学生往往也要等待两年以上才能拿到教育部的正式学位证书;除了教育部门,塞尔维亚的其他政府部门办事进度也慢得惊人,一份翻译文书的盖章认证往往要等待3到6个月;而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塞尔维亚人打电话告诉你还有5分钟就到的时候,很大概率你需要等待半小时以上;如果一个塞尔维亚人打电话告诉你马上就到,很大概率是他还没有出门……在笔者一次次

为了类似事件急得跳脚的时候,塞尔维亚朋友总会微笑着劝说:“别着急,坐下来喝杯咖啡吧。”确实,遇到天气晴好的工作日,步行街上的露天咖啡厅里坐满了年轻人,很容易让人产生周末或公休假的错觉。

分析:这个案例反映了不同文化中人对于时间的感知和意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人对时间的感知细腻而敏锐,时间观念较强,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自古至今俯仰皆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sup>[4]</sup>;《庄子·知北游》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sup>[5]</sup>;小学生从小便背诵:“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珍惜时间、抓紧时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认同的价值观,守时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个人品质之一。然而,在有些文化中,对于时间的感知并不明显,以塞尔维亚为例:该国曾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500年之久,在时间观念方面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伊斯兰文化中,时间是神的安排,人在时间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守时和抓紧时间被认为是徒劳无功的事,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一种随遇而安的松散时间观。因此,塞尔维亚学校中普遍存在的迟到、延期毕业等现象并非是因为不尊重教师,而是缺乏时间观念的一种侧面体现;塞国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在中国人看来难以想象,在本国人看来却是稀松平常的。

应对策略:笔者认为,作为出国教授汉语的教师,我们肩负着传播汉字文化,沟通中外文明的使命,虽然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我们应当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但在计划性强、教学任务重且学习难度大的汉语课堂上,我们有必要坚持中国人的守时、惜时观,有策略地影响和改变学生的课堂时间观念。在经历了第一学期频繁迟到的挫败之后,笔者从第二学期起采取了新的教学策略,即:“文化沟通+制度考核”策略。所谓的“文化沟通”,是指在每学年的第一节汉语课上,首先向学生明确中国人与塞尔维亚人时间观念的不同,以轻松幽默的口吻讲述自己在塞国遇到的种种尴尬,让学生在欢笑中放下拘束;然后将话题导入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战后塞国经济不景气,中塞友好关系日益加深,大批中资企业进驻塞国,良好的薪金待遇是吸引塞国学生学习中文的一大原因;两国实行签证互勉,面向中国游客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大批中文专业的毕业也成为了旅游行业的“香饽饽”……在学生表达了自己的就业意向之后,便向学生讲述与中国人合

作“守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讲明“守时”被认为是中国人最起码的尊重，也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工作态度。讲解至此，大部分学生已经意识到：按时上课、不迟到是对中文老师的基本尊重，是中文课的基本要求。在完成了“文化沟通”后，笔者会抓住机会立刻向学生展示考勤评分细则，该细则精确到“迟到3分钟以内”，“迟到3至5分钟之间”，“迟到30分钟以上”等不同等级的扣分标准，将迟到与最终成绩直接挂钩，这就是所谓的“制度考核”。通过采取“文化沟通配合制度考核”策略，笔者在塞国任教的后三年基本解决了学生迟到的问题。

#### 案例二：师生关系和跨文化沟通

笔者于2017年底回国任教，2018年6月至8月参与了由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美国国务院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Critical Language Scholarship Program），CLS项目是美国政府为提高学习和掌握汉语、印度语、阿拉伯语等13种“关键语言”及文化的美国公民数量，资助全美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参加的入门级、初级、中级或高级暑期语言强化项目。参加者通过正规的课堂学习、沉浸式的语言环境提高其语言水平。笔者在此次培训中担任高级班的主讲教师，也就是为从27名学员中选出的4名汉语水平最高的学生（均超过HSK6级水平）进行每天4小时，为期两个月的汉语集训。如今这四位学生已经和笔者成为好友，课程结束已逾一年，当时创建的班级微信群依然保持活跃的沟通氛围。然而回想开课第一周的师生关系，笔者依然感慨良多：6月下旬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已十分炎热，笔者走进高级班教室的时候，两个学生正在吃早餐，一个学生戴着耳机听音乐，另一个学生在翻看课本，见到笔者，只有一个学生抬头说了一声“你好”，其他学生则毫无反应，既没有停下手中的事情，更没有中国学生看到老师时的尊敬或热情。虽然笔者此前已有相当长时间的海外汉语教学经验，但是感受到最多的还是塞尔维亚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热情，对于此时的师生初见气氛，是感到失落的。课程进行得还算顺利，笔者按照计划进行讲解，学生认真做课堂笔记，课后按时完成作业，只是课堂气氛略显沉闷，与笔者想象的美国学生的活泼、热情相去甚远。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周，直到第五天下课前十分钟，笔者照例进行课堂总结，同时提问：“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现在可以进行提问了。”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美国学生举

手：“老师，我没有关于课本的问题。但有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可以问吗？”“当然。”“我一直不太理解你们中国人的‘谦虚’，也不欣赏这个‘谦虚’”“为什么？你能仔细说说吗？”“中国人总是说‘哪里哪里’，‘我还不够好’，‘请多多指教’等，我总觉得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我们美国人不会这样，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我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够自信，还总是说这样的‘谦虚’是一种美德？”这位学生问完，教室里一片安静，但其他三位学生频频点头，看得出他们也是深以为然的。此刻笔者并没有感到意外，不同文化间的误解本就存在，中美贸易战背后隐藏着的就不就是深层次的文化偏见吗？同时，笔者觉得这是一个消除误解、拉近师生关系的良机，于是转身在黑板上画出了《易经》中的“谦”卦，即，然后说道：“你问得很好，说明你对中国人的观察非常细致。‘谦虚’确实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美德，现在老师来讲一讲‘谦虚’的含义。请看这个图形，这个图形来自《易经》，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书，这本书用各种象征性的图像为人们描述世界的样子，也为人们传授生活的道理。黑板上的这个图形，就是《易经》中用来讲‘谦虚’的图形，它的名字就叫做‘谦’。它由两部分组成，上面三条虚线代表‘大地’，下面一条实线两条虚线代表‘高山’。在《易经》的图形中，下面三条线代表真实的自我和内心，上面三条线代表外在的表现和发展趋势。所以，这个图形告诉我们：真正的‘谦虚’，是内心的知识和力量像高山一样充实丰富，外在的表现和待人方式却像大地一样包容平和。”话音落了，教室里的学生鼓起掌来，那位提问的同学说：“老师，原来是这样，中国人的‘谦虚’竟有这么丰富的意思，看来要做到‘谦虚’不容易，我要努力。”另一位同学说：“老师，中国的《易经》真的很有意思，中国古代的哲学一定还有很多有趣的内容，你可以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些知识吗？”班级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笔者收集了大家的问题，答应了大家的请求，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果你们有时间提前预习每一课的生词和语言点，那么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补充文化知识。”从那以后，班级的气氛越来越活跃，师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学们开始主动分享美国生活的趣事，比较中美文化的不同，两个月的时间里，从《史记》精神，到唐诗意象，从《易经》的八个经卦，到《庄子》的逍遥诗意，CLS集训课成了中国文化交流课；而且，这一切都建立在学生积极主动全方位掌

据课本内容的基础之上，文化知识的发散点也全部来自课文中的生词或俗语。课程结束的时候，学生的卷面成绩全优，并纷纷留言：这是学过的最有趣的中文课，以后一定还要回中国。

分析：案例中对“师生关系”的认知反映了高权力距离文化和低权力距离文化的差异。权力距离是社会成员接受机构与组织中的权力和分布是不平均的这一观念的程度。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的人们通常接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精英与大众、管理与下属等不同地位间的权力不平等性；而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关系中的平等性更受欢迎，人们不重视社会权力而更尊重个体能力。研究证明，美国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平等的、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体，而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更富等级性和高权力距离的文化体。<sup>[6]</sup>笔者此前任教的东欧国家塞尔维亚，由于更多地受到伊斯兰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影响，亦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体。不同的权力距离观表现在课堂中，就会出现一方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拥有绝对权力，学生对教师保有距离感和敬畏心；而另一方以学校为师生平等对话的场所，教师并不因享有特殊地位和权力而被学生敬畏。在理解了不同文化对权力距离的感知后，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便不会因为在教学初期受到“冷遇”而感到挫败，反而应该进一步思索，如何在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低权利距离文化中，打开局面，促进师生关系的融洽发展，从而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并从深层次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与互通。

应对策略：笔者认为，在低权利距离文化体中，人与人之间并非是互不尊重和相对冷漠的，只是尊重的前提并非地位和权力，而更偏重个人素养、知识或能力。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课堂上，营造师生沟通的良好氛围是十分重要的，要想对师生关系“破冰”，教师应仔细观察学生的性格和兴趣，把握契机，扭转气氛。在案例中，笔者将一个原本尴尬的文化误读转化为文化沟通的契机，发掘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激发了学生探索的热情，同时将学生视为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者，有意培养他们进行文化比较的能力，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坚信：即使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存在着千差万别，人类在最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方面是存在普遍善意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理解和欣赏的。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正是文明沟通的桥梁，而要想在课堂上把握契机，实现沟通，

还需平时多下功夫，深拓知识面，提高知识储备，方能做到“临危不乱、化险为夷”。

### 案例三：集体意识和个人主义

案例一和案例二主要表现了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课堂冲突，冲突的一方为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教师，冲突的另一方则为其他单一文化背景中的学生。然而，还有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冲突类型：学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或行为习惯的不同，由此而引发课堂冲突。笔者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担任某留学生班的班主任。该班级由27名来自12个不同国家的学生组成，按照学院惯例，当班级人数超过25人时，为了保证精读类课程的课堂效果，应实行平行分班制。但由于师资暂时缺乏，笔者所教授的精读课依然是27个学生一起来上。在这些学生中，有一名学生的表现非常突出：该生的汉语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学生，且非常刻苦，性格开朗活泼。每节精读课，该生都会占据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不论是单独提问还是集体抢答，该生总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正确答案；尤其是造句环节，其他学生还在冥思苦想时，他就已经给出了三个以上的优秀长句，并且还能就正在学习的知识点进一步提出发散性问题，要求老师给予讲解；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问题中不乏有价值且值得辨析的亮点。这样一来，精读课几乎成了这位学生和老师的对手戏，其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影响，主动发言的频率越来越低。笔者想过各种手段来改善情况，比如转盘点名，提前布置演讲题目等等，并通过各种方式暗示这位学生，请他照顾班集体中的其他同学，不要次次抢答，然而效果却不理想。课后，作为班主任，笔者从侧面了解了其他课程的情况，与精读课一般无二，不少同学怨声载道，抱怨自己没有思考的机会，课堂节奏总是被这个成绩最好又太爱发言的学生打乱。在精读课的又一次点名提问环节，笔者还没来得及用随机点名系统选出回答问题的同学，这位优秀的抢答生又快速给出了正确答案。笔者不得不暂停讲课，对他说：“你很优秀，也非常刻苦，这很好。不过，咱们是一个大集体，上课是一个集体行为；下次老师提问，可不可以先请别的同学回答，如果他们回答得不够充分，老师再请你来帮助他们；如果你有其他超出课本范围的问题，也欢迎课后随时与老师沟通。”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课堂上遇到非常活跃以至于影响授课效果的学生，经过此番劝说，一般都会积极配合，有

所改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平时看起来活泼爱笑的学生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大声反驳道:“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花钱来学习中文的,你提出的问题我们都有权利回答,而且我的回答都是认真准备的。我希望自己的中文可以得到进步,不希望为了照顾其他人而影响我的学习。”班级陷入沉默,气氛一度冷场……

分析:这个案例反映了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差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可能是被提及和被检验最多的文化特征。个人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关注自我及直系亲属或亲密群体(针对其他群体或社会)的复杂行为。而集体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关注他人和传统以及价值的行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群体规范是高于一切的,可能会指导个体行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则更加偏爱竞争性策略。通常在亚洲国家、传统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更多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则多出现在西方国家。案例中的这位学生便来自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文化圈,而笔者以及班级中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则来自集体主义文化圈,双方的价值观不同,课堂冲突由此产生。

应对策略:笔者认为,适度地活跃课堂气氛,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习积极性;而一旦出现案例中的情况,就要通过恰当的策略加以调整,以保证班级中的每一名学生都得到均等的学习机会。作为教师,我们必须保证课堂进度适中,班级整体进步。为此,我们需要对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做出先验检查,这有助于正确看待和分析案例中出现的冲突。但必须明确的是:在现有情况下,绝大部分的汉语学习都是一种集体行为,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把握集体的方向,尽全力照顾到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确保其学习权益和学习效果。在发生了上述课堂冲突后,笔者尝试采取了“参与配合”策略来调和班级关系:在一次话题布置作业中,笔者邀请了一位学习成绩相对较低的同学与该生结成小组,共同完成资料准备,展示方式是课堂中共同表演对话,收效良好;在一次需要班级填写调查表而笔者在外出差的情况下,笔者将收集表格、协助统计的任

务交给了这位学生,在与其他同学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沟通和统计之后,该生顺利完成了笔者委托的任务。在最近半个月的课堂教学和课间休息中,笔者观察到该生的态度有所转变,其他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有所上升,班级的气氛也更加融洽了。

### 3 结语

上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汉语国际教育课堂中的三则典型冲突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由于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的特殊性,由文化而引发的课堂冲突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是不可避免的。笔者认为,作为该领域的教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做到如下四点:(1)扩展知识面,了解不同文化类型,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具备一定的先验检查。(2)提高跨文化敏感性,怀着敏感度、理解及尊重地看待不同的文化现象,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群体。(3)积极保持文化混合取向,避免概括化偏差:汉语国际教育课堂是文化混合地带,学生有权利且有很大可能性在这里接受新的文化;作为教师,我们应该积极促进这种文化交流的气氛,而不可由于文化的先验检查而形成刻板的概括化偏差。(4)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努力保证课堂效果:面对各种类型的课堂冲突,教师应该做到认真分析、冷静对待、积极引导,同时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从而保证课堂有序、高效地进行,协助推动字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顺利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何景熙·王建敏.西方社会学说史纲[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108-109.
- [2] 乔纳森·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4.
- [3] 王彦明.论课堂冲突的意义与建构[J].当代教育科学,2008(23).
- [4]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5:92-93.
-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中华书局,2012:742.
- [6] 埃里克·希雷·戴维·利维著,侯玉波等译.跨文化心理学:批判性思维和当代的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13.